

近看新编电视剧《舞台姐妹》，其中有场戏令人铭刻在心：阳春戏班的邢班主因劳累并受欺侮，患肺结核吐血，在临终时嘱咐戏班的主要演员一生一旦说：“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该剧的编剧和导演为了突出这个主旨，特意把这两句话显著地放在每一集的片头中。而剧中的主角竺春花经历切实地按照班主的嘱咐办了。

剧情场景使我联想起自己曾经报道过的科学家王承书也有类似的格言：“明白做事，清白做人。”看来这些都不仅仅是临终嘱咐和格言，而是体现了一些高尚人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竺春花和王承书的一生都体现了这种伟大的品格。如果说，竺春花是戏剧人物，其形象可以由编剧、导演和演员来塑造的话，那么女科学家王承书是个活生生的现实人物。王先生在世时，为了发展祖国的核科技事业，同丈夫、著名科学家张文裕一起，摆脱高薪的利益，奋不顾身地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重重阻挠，毅然回国；然后在缺少计算机的条件下，不惜靠算盘计算，奋力拼搏，含辛茹苦，奠定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的基础，为我国的原子弹提供核心燃料；她在美国读书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不唯权威是从。在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时，指导老师乌伦贝克提出不同看法。王先生没有顺从，坚持己见。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详尽、周密的论证令老师点头称是；在头顶达摩克利斯剑的“浩劫”时期，为了鉴定一项关键设备的定型，她没有趋炎附势，奉迎有关领导，坚持科学数据的精确，提出推迟投产，为国家减少了不必要

不能没有翻译

任溶溶

我做了大半辈子翻译工作，可是真正领会到翻译有多么重要，却是在访问希腊时遇到了一桩极其尴尬的事。

这都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中国作协代表团去希腊访问，临回国前夕，希腊译协秘书长举行家宴给我们饯行。秘书长用车把我接到他家，希腊作协主席已经等在那里，秘书长给我们介绍过后，急急忙忙张罗别的事情去了，留下我们两个。

我们坐下一交谈，发现，他外语只会法语，而我只会英语！其他几位同志本应同时到达的，其中有精通法语的同志，可是他们的车准是遇上堵车。我和这位作协主席真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没法表达。作协主席还很客气地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我也只能用英语和法语说声谢谢而已。我看到书上希腊字母有几个跟俄文字母相同，试用俄语问他说不说俄语，他摇头笑笑，不明白我说什么。这时我们就算有最美好的话也没法讲给对方听。我偶尔指指窗外高雅美丽的古宅，跷起大拇指，用英语说声“真漂亮”，就算他听不懂，我这手势语他还是懂的，对我微笑。我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度过这种尴尬时刻。

大约过了近半小时（大家也知道，同样是半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特别漫长），大家总算来了。我和作协主席的思想一下解了冻，说有有笑，谈得很投机。特别谈到了我们刚才的经历——翻译太重要了，希腊和中国要进行密切的文化交流，没有翻译不可行。我们这次访问希腊，正好有一个任务，就是把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希腊小说的中译本送给希腊作协和译协，几天前刚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

像这样的尴尬事，我也只碰到过这一次，就为了没有翻译。其实我们时刻都在享受翻译带给我们的快乐，看翻译书，看译制片，看到译制片里外国人讲一口流利中国话，那真是什么语言隔阂也没有了！



都市人的中秋月(现代油画) 严力

清白、明白与认真

陈祖甲

行的铭文。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认真真、明明白白，来不得半点虚假或是马马虎虎、随心所欲。认真包含着敬业和勤奋，明白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而这些又是以清白做人为基础。创建和谐与安定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做人品格。先人也留下同类的名句格言，比如，周武王就说过：“行德则兴，倍（意为背）德则崩。”《世说新语》有言：“百行以德为首”等等。这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尽管古代的“德”与现代的“德”有不同的内涵。如果做人没有清白，便谈不上高尚、纯洁；不清白，丧失良心、抛弃良知，其结果会是什么，从古至今都有先例和惨痛教训。当前社会各行各业中呈现的贪污腐败现象、搞假商品的诈骗行为、学界的抄袭剽窃、学生考试的作弊等等，哪一桩是清白的？当然，在现在法制还不完善、公众的文明素质还不够高水平的社会环境中，要求做到事事清白，桩桩明白，免不了会遇到报复、白眼、抑制等风险。虽然不如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的风险那么大。但是，需要有个坚定的信念，这种风险是阻挡不了清白做人和明白做事的。

可以这样说，王承书、竺春花为后人树立了清白做人，明白做事的典范。当然，目前主流媒体用 32 个版面介绍的品德优良人士，更是活生生的典范。要求每一个人具备高尚的做人品格，除了制定相应的规范、条例、法律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曾经流行的一句话：从我做起。

的损失。这些事实，都表明王先生的格言不是装点门面的幌子，而是在一生中身体力

周卫平是一位勤奋钻研、埋头探索、值得关注的海上人物画家。

我与卫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相交相知，是师生，亦是画友。我们都曾有过一段业余画家的经历。曲折的生活阅历对于人物画家的艺术成长无疑是一种财富。曾经的艰辛和刻苦磨练，在美好的回忆中其实是一种生活、生命的享受。还记得卫平凉山归来后在我家的兴奋和激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一名业余作者，他会在万家团聚、欢度春节的大年初二，自费踏上空荡的列车，只身前往四川凉山的深山老林、木楼村寨采风写生。没有宾馆、巴士，没有灯光宴席，只有彝族兄弟木楼的一席之地、一张笑脸和一口水酒。他感慨，整个村寨专为他的一架相机、一本速写本、一个人办起了盛大的篝火晚会，怎不令他激动流泪。二十多年来，他三上凉山，同样的旅途还遍及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大凉山情结在他的彝族风情画中得

到印证。你能说这不是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我想这也决非当今的旅游者所能体验和感受的。

周卫平的这些作品中除了传递质朴的生活情趣，也倾注了他强烈的个性追求。造型上简约夸张的变异处理，构图上错位拼合的构成意识，墨色上纯净水墨泼洒和厚重粉质颜料的交叠对比，色调中灰层次和小块鲜亮色块的交相呼应，无不透出画家强烈的现代意识，烘托出画面凝重而浑厚的浓浓乡情。

近期新作的水墨戏曲人物中，浓淡、枯湿的墨色错落浑沌的线条，松散、斑驳的墨点，综合了石窟壁画的印象，民间门神的形式，并少许透露出儿童稚拙的造型，和谐地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相对工笔绘画，水墨写意的“意”字，本是一种边界模糊的意念表达，更是中国绘画中精神理念的精髓。正是写意为中国水墨的表现空间展示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这个空间包容了天底下所有的水墨画家，当然也包括了周卫平。开拓吧，去寻找自己的一方艺术天地。

寻找自己的一方天地

张培础



“上只角”。

自幼生活在这里的淳子，耳濡目染，与此地的人们同喜同悲。因淳子又是记者，职业给了她敏锐的眼光，独立的思维，且自身又具有老道的笔法，灵动的结构，《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铺排开去：一个女人与一群女人的故事，上海的故事。

史家讲史，引经据典；小说家言“说”，更多演义。读完《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突然想起“蒙太奇（MONTAGE）”这个外来语。这是法语词汇，原意指衬托或镶嵌，在电影行话中指剪辑技巧，用不同画面连续出现来加强叙述效果。《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的许多篇幅，通过几个女人的身世和命运，叙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作者大概自己不认为这是一本小说，所以没有小说中的技巧——平铺、伏笔、高潮，只是以自己惯长的笔法做叙述，间或一两句点醒，意味深长。诸多篇目合拢在一起，书中的“老房子”只道是布景，醒目的是“点点胭脂红”了。

本文为《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序

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

薛理勇

冯骥才说，巴黎真正的历史感是在城中随处可见的那一片片风光依旧的老街老屋之中。

雨果的不少作品以巴黎为背景。许多人是通过阅读雨果的作品了解巴黎的。到巴黎的观光客，会循着雨果小说来寻找巴黎的历史和文化，在巴黎的街道、广场、宫殿、老房子中复制雨果小说中的故事。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可能就是一部史诗。她记录了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有趣的故事，同样，也为提高城市的品位和知名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盛事修志。从 1990 年起，上海掀起了一股规模性的编修地方志高潮。上海城市的历史、文化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史学家写史，小说家写情。淳子另辟蹊径，以另外一种形式，另外的一种视角，另外的一种思维方式，记忆上海，记录上海。其中《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就是淳子作品的一种。

与淳子相识、相知已经多年了。她童年和青年时的家在绍兴路。这里在旧上海属于法租界新界，是上世纪 20 年代后开发的中国高档住宅区，被上海人称之



又重了些。

这几年许多香港同胞来上海的第一句话便是：“上海变干净了！”有几位香港文教界知名人士曾对上海与香港市容环境作比较说：“上海的高楼大厦与香港‘不相上下’，但是环境卫生‘就是碾压’。”前不久他们来到上海又作了对比，他们说：“上海这几年变化大，变化快，高楼大厦已‘超过香港’，市容环境卫生与香港‘不相上下’，但是世纪大道已‘超过香港’。”我们听了心里非常自豪，那一刻，我们意识到，我们志愿者所做的一切是多么有意义！

地处卢湾徐汇两区新拓建的肇嘉浜路中心绿化地带是本

镜头后的护绿使者

杨存义

差……附近市民和一些知名人士告诉我们后，我们市民巡访团就作了全线暗访，拍下照片制成相册加上文字说明，邀约两区市政委等单位同志在卢湾区环卫局由我们作一小时的汇报，并把现场拍摄照片交给每区各一本，这组相册立即引起了卢湾徐汇两区有关单位的重视，发动街道、学校的志愿者参加护绿活动。原本报名的只有 90 多名，让我很感动的是当天参加的人竟



72 岁，顶着一蓬银发的小泽征尔，走向舞台的步子越来越快，最后一个蛙跳落到首席小提琴手的身旁，一下高高扯起老朋友的手致意——来吧，费加罗的婚礼！

歌剧迤迤 400 年，一场“婚礼”最能点燃激情。音乐会版的歌剧，让向来隐在灯影里的乐池升到了舞台中央，女中音华丽的礼服，就在乐谱架边掌掌，曼妙的歌声，就在这弦与弓间交织。而指挥呢，这个灰发伪装下的小个子精灵，喜滋滋地吐吐舌头，开始了在仙乐与咏叹间的穿梭。

他不用指挥棒，连谱子都不必翻开，大部分的时间，身体侧着，一手指引着音乐缓缓而流，一手捕捉着二重唱里细微的醋意与恼羞。当“献给微风的风儿”响起，他轻巧的十指，就像十个音符，竟不由自主地跟着那阵香风飘过去了，但是，哦，它们还会飘回来，开启着后排长笛的呼吸与大提琴的低吟。

当阿尔玛维瓦伯爵慌里慌张地钻到指挥台下时，小泽征尔快移两步，并一个回头，看自己瘦小的身子是否真将伯爵从观众的视线中阻隔。苏珊娜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向费加罗，哎呀，他也忍不住要在背后指指戳戳。童仆凯鲁比诺那段经典的咏叹《各位，请告诉我这就是爱》收起最后一个圆音，他像被这爱情的箴言深深击中了，仰起头，右手直拍胸口……

随着剧情的发展，他蹙眉，他发笑，然而他不是个旁观者了，他从飘渺的圣人的音乐世界，落到了凡界的世俗的婚礼现场。他微启的口形暗合着费加罗的唱词，他灰色的脑袋直要伸到斗嘴的情人之间。整个舞台上，其实只见到他这么一个灰色的小精灵，这是他一个人的婚礼，苏珊娜、费加罗，不过是他多指挥的一件乐器，他同样借着他们在歌唱。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一睹小泽征尔的风采。这也是小泽最后一次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作。谢幕时，他以“高抬腿”的动作蹬蹬地跑上舞台，一个活得多么真实率性可爱的人！一次次谢幕，一次次退到边上，再边上，最后真到了末梢，又踮踮脚，啊，他是一个挂不住的顽皮音符！

SEIJI OZAWA, BRAVO! (小泽征尔,为你喝彩！)



凉山之秋(中国画) 周卫平

有 300 多名。

当然，我当志愿者也遇到过尴尬的事儿。西藏路的人行过街天桥，一度充斥着小商小贩，其中也包括叫卖黄色碟片的。当时我也经验不够，只身前往拍照，而且就站在天桥中央，于是被小贩拉住，团团包围，幸好许多好心的过路人帮我解了围。

其实，我们志愿者所做事情，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次，一位老太太特意找到我，叮嘱我说：“杨老先生，你关心市容是好的，但是骑自行车可不要打斜眼，多危险啊……”她讲这话时，我流泪了，她这是爱护我呀！

明起刊登一组《百年瑞金》，敬请留意。

积小善而成大德

精灵小泽征尔

兔子张弘

